



■孟宗竹和柳杉組成的濃密綠林中隱逸著許多年青人的歡笑和細語。

(曾文田／攝)

再回首

——我在溪頭的日子

如果時光能倒流，我會更珍惜在溪頭的日子，
如果還能有所選擇，我願再回山林，
尋覓造物之美，細數天上的繁星。

文／徐滄淇

65 年春，學校公佈欄貼出一幅醒目的海報，大略是說觀光局在招兵買馬，計畫利用暑假期間在溪頭的台大實驗林區舉辦一項名為「遊客機會教育自然景緻解說」的試辦活動——每天工資80元，供膳宿，意者請洽森林系羅紹麟老師。

望著海報，思緒拉回到從前：大一的暑假，是在老家陪祖父挑土度過的，大二的暑假，參加一個暑期戰鬥營，到白沙屯搬碎石築一段鐵路，大三……，尚未安排，如果沒什麼正當理由，八成難逃返鄉挑土。最後一個暑假呢！如此虛擲似嫌奢侈！是故，對眼前的活動，興起無限的憧憬：如果能夠，打工兼渡假，一舉兩得，如果能夠，就跟阿公稟報只說要到林場實習，挑土之事可免。但是還得先通過面試才行。

負責面試的羅老師，見面問起會不會講笑話，英文程度如何及報名動機等等，一一據實回覆，意外被當場錄取，然後叮嚀一番：試辦歸試辦，各大學派出的人馬自必有一番較

勁，代表學校之事馬虎不得……。

隨後只有一項準備工作，就是從台中千里迢迢跑到新店一家觀光局指定的西服店量身訂做一套鮮綠色的西裝，搭配淺綠色的襯衫，那就是我們的制服。做好穿在身上，感覺自己活像是一棵樹，心想如果穿著走在台北街頭，保證會有人誤會是哪裡跑出來的演員。

七月，依通知上山，初次會見來自全國各大學的每一位成員，一概是意氣昂揚，修領域除森林之外，尚有生物、植物、動物、園藝、地質、農業推廣等系，一共十位成員，當中四位是女生。自我介紹的內容真是五花八門，有些人趁機推銷看家本事，聽這些專家講專門之事，讓我有大開眼界之感。而我也同時發現，這些夥伴還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嘴上工夫厲害。講到參加的動機則單純得多，志在賺錢或渡假二選一，或兼而有之，或「增廣見聞，應用所學，服務人群，交些朋友」。不過，像我還帶點「逃難」心態的可是絕無僅有。

活動的頭一個禮拜，由觀光局安排名家授課，這些名嘴在20年後的今天，仍然是響叮嚀的角色。像策劃本次活動的游漢廷先生，時任觀光局技術組組長，現已升任副局長多年，公認為國內解說教育推廣第一人。王鑫教授及陳昭明教授分別在地質、地景與森林學方面卓有成就。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都仍然熱情不減。

解說班的課程首先從1972年聯合國發表的人類環境宣言說起，探討人類所面臨的環境問題與解決之道，然後是溪頭的環境介紹與任務說明。解說員的角色被定位在作為一個種籽的功能，並賦予「協助遊客瞭解環境狀態，欣賞體驗大自然並調整與環境之間的相處態度」，聽起來有點像導遊，又有点像小學老師的角色，有人質疑以為陳義未免過高，先生說：這也正是「考驗解說員功力」之處，大家要專心聽講，用心揣摩。

教授們的講授內涵，大略分為二項，一是尋找賣點，一是解說技巧。這就好比宴請賓客，要張羅一頓可口營養的飯菜，得從選擇好材料到廚下功夫都須講究的道理是一樣的。但這當作是賣點的菜，並不見得是要如何的名貴，平凡的野菜一樣可以料理成佳餚，令賓主盡歡。教授說：火很平凡吧！但是卻很少人知道野火在自然界是推動森林與草原演替的一個重要因子，天然的松林常要靠野火燒掉地面的松針，好讓松子著地發芽。

努力尋找賣點，好，溪頭不是很多柳杉嗎？為什麼柳杉有綠的也有紅的呢？如果是自然枯死的，為什麼只有上半截枯死呢？讀森林系的學生都會知道那是松鼠的傑作，由這個主題延伸的賣點，有動物的，有植物的，有生態的，有景觀的，有經濟的。每一位解說員都有自己的專長領域，各抒己見，加上名師指點，集其大成，短短幾天，大家都變的很專家了。但在解說實務上，未必非得滔滔不絕、長篇大論不可，我們從生活中得到的談話經驗是最忌獨白，一頓不知所以的「演說」常會讓客人久久不敢再登門。因此演練對話的劇本是一門重要的功課。



■秋季，銀杏林由翠綠轉為褐黃成為溪頭的特景。（林建村／攝）

在溪頭，雖然稱不上是真正的天然，許多的景點，事實上孕含著無限的賣點，大至那棵從戰國時代就屹立至今，與孔夫子同一年代的紅檜神木，小至在姑婆芋下走動的橿鳥，莫不皆是活生生的生命個體，這些個體憑藉什麼環境條件，方得以延續生命與族群繁演，生物鏈的可能組合又如何，一定有專家知道，也一定有資料可查，再不濟不妨自己花時間去觀察研究，水鹿、畫眉、水杉、銀杏....，都是受歡迎的解說素材。

由於解說的對象主體是人，是遊客，客體是環境，環境的領域極廣，可以是蟲魚鳥獸，可以是花草樹木，甚至包含山光水色與自然法則，說天馬行空也許不好聽，但真正的重點是解說員可以是各行各業的人士，專業與業餘無關緊要，國外許多的解說員都是不支薪的義工，地位相當崇高。因此，教授說：只要有豐富的知識與常識，常保一顆熱忱的心，能把握服務的機會，就可以做一個稱職的解說員了。

十位解說員在一周的密集訓練之後，順利成為國內森林解說史上的第一屆畢業生，即刻披掛上陣，但在解說的世界裡，以人員進行口頭解說，所佔比重僅僅是「比薩之一瓣」，因此，我們也學著編寫解說摺頁，拍攝幻燈片，製作解說牌，蒐集標本，運用各式媒體，以補口頭解說之不足。

十個人的工作分配到帶隊解說與定點解說兩組，負責帶隊解說的人一早到大門口「招攬生意」，參與及引導團體行動的遊客，沿途進行知性之旅的服務工作。負責定點解說的人則被分派到園區內幾處重要的據點，像是大學池、神木區、台灣杉林、竹園等地，採「守株待兔」的方式，等遊客上門。客人您看到的者只是一棵大樹，我則要向您鄭重介紹，一棵巨木構成一個具體而微的生態系的細節，那紅檜在台灣經濟起飛之前所扮演的角色何等重要，為何日本人對之情有獨鍾，要不計成本的整株搬回去蓋神社？為何巨木砍伐殆盡後，森林不再是水的故鄉？

呦鹿鳴曾是寶島台灣的普遍景象，為何淪落至一隻不剩，僅空留鹿谷、鹿港等地名讓人追念，為何松鼠改變習性專事剝柳杉的樹皮，許多的問題只能留待遊客自己去深思與探索，因為生物、人與環境的錯綜關聯決非是三言兩語所能道盡。

追憶往事，談不上帶給遊客多少的啓發，倒是從遊客與同仁身上發掘的知識遠勝過課堂所學。印象深刻的事包括一天羅雲平校長陪于斌樞機主教來訪，住在竹廬，那時于主教已十分老邁，夜裡無事，在竹影搖曳的婆娑聲裡共話家常，暢談人生經驗，心情氣氛與到任何一位長者家中作客並無二致，讓我深刻體認世間萬物皆有哲理，在我感覺，許多口口聲聲「我愛大自然」的人，在心境與行動二方面尚不如這兩位先輩。

有時候大夥兒相邀夜訪竹類標本園，這裡有各式的竹類數十種，晚上是分外的清靜，難得有人光顧，躺在小徑的石階上，俯瞰雲漢中繁星燦爛，差堪是遺世獨立，寂靜中任思緒在海闊天空中自在飛翔。園藝學家白天裡講了太多的花團錦簇，再懶得開口。地質學家從繁星想起亮晶晶的寶石，聲明他可沒撈過界，寶石，如非人類的鐘愛，和一般的岩石並無區別，同屬地質的科目。生物學家不甘寂寞，將話題延伸到高山與海洋，五大洲、三大洋的生物特色，進化論是否可靠之爭議.....

還有一次，幾位報社的女記者加入我們的竹園夜話，大男生們棄守本行，轉而圍繞在訪客的紅塵話題裡，月朦朧人朦朧，險些迸出愛的火花，油炸綠蕃茄。然而，歡樂的時光總是讓人覺得瞬間流走，三個月的相聚一晃而逝。曲終人散，九位伙伴中有八位從此再未見面，一段難得的機緣記憶，從此永埋心底。整整20年後再度回首，溪頭的銀杏林又到了換新妝的季節，耳邊響起陳教授的笑語，心想，如果時光能倒流，我會更珍惜在溪頭的日子，如果還能有所選擇，我願再回山林，尋覓造物之美，細數天上的繁星，與蒼白的都市人共寄情於山水，探究人天分際。

